



MING REN
YOU JI

名人游记

斯人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 SU WEN YI CHU BAN SHE

目 录

1	拉斯普京	贝加尔湖啊，贝加尔湖……
14	水上勉	郡上的南天竹
20	贝洛	耶路撒冷去来
28	亚当森	攀登乞力马扎罗山
34	卡彭铁尔	大草原——洪荒世界
43	川端康成	伊豆的姑娘
48	福克纳	日本素描
55	恰彼克	甜蜜的翁布里亚
60	卡夫卡	旅途札记
68	吴尔芙	夜行记
73	田山花袋	汤河原一日游
79	国木田独步	武藏野

82	巴莱斯	威尼斯之死
88	泰戈尔	孟加拉风光
96	史蒂文森	夜宿松林
103	理查·杰弗里	夏日芳草
108	威廉·赫逊	故乡情
116	马克·吐温	登勃朗峰
121	裴多菲	旅行札记
136	惠特曼	日光浴——赤身裸体
141	梭罗	湖光水色
145	狄更斯	到尼亚加拉大瀑布
151	大仲马	首次登上白山之顶
161	海涅	英国片断·伦敦
166	夏多布里昂	金字塔感言
171	巴特兰	游记三则
177	卢梭	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
181	约瑟夫·艾迪生	西敏寺漫游
185	贾平凹	游品四则
192	三 毛	哥伦比亚纪行
204	杨 朔	茶花赋
209	余光中	登楼赋
218	汪曾祺	初访福建
230	秦 牧	逛东陵
244	刘白羽	长江三日

257	徐 迟	黄山记
266	李健吾	雨中登泰山
274	丰子恺	庐山面目
281	俞平伯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290	朱自清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302	郁达夫	钓台的春昼
313	编后记	

拉斯普京 (1937—)

贝加尔湖啊，贝加尔湖……

瓦·拉斯普京 前苏联俄罗斯作家。生于西伯利亚的农民家庭。1959年毕业于伊尔库次克大学文史系。他197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活着，可要记住》获1977年度苏联国家奖金。其它作品有《玛丽娅借钱》(1967年)、《最后的期限》(1970年)、《别了，马乔拉村》(1976年)等。

本篇作品雄浑粗犷，带有浓厚的西伯利亚地方色彩。

大司祭阿瓦库姆^①留下了一篇俄罗斯人对贝加尔湖的最早的赞誉。1662年夏，这位“狂人”大司祭从达斡尔流放地返回途中，他只得从东岸到西岸横渡这个海洋般的大湖，当时他对贝加尔有过这样的记述：

“……其周围，群山崔嵬，巉岩峭壁高耸入云——我跋涉迢迢万里，任何地方都不曾见到这样的峻峭山景。山上，石房、木屋、大门、立柱、石砌的围墙和庭院——无不都是上帝的赐予。山上边长有葱蒜——不仅茎头之大为罗曼诺夫^②品种所不及，且十分鲜美。满山，天赐的大麻芊芊莽莽，庭院内则芳草葱笼——鲜花开处，更是幽香袭人。海湖上空，百鸟云集，家鹅和天鹅神游在浩渺的湖面上，宛如皑皑白雪。湖里，鲤鱼、折乐鱼、鲟鱼、凹目白鲑和鸦巴沙，种类之多，数不胜数。漫道这是淡水湖，却也生长有硕大的北欧环斑海豹和髯海豹：就是在我旅居美晋时，在大洋里也不曾见过偌大的海豹。湖中鱼群济济，鲤鱼和折乐鱼最是肥美无比——甚至无法用平锅煎食，一煎即会化为鱼油。彼

① 阿瓦库姆，彼得罗维奇（约1621—1682），俄罗斯正教会大司祭，教会分裂派领袖。两次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和北方的普斯科夫岛。1682年被沙皇下令处以火刑。他遗有自传《言行录》，是十七世纪的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

② 城市名，现称杜达耶夫。

世的基督为人们创造了可供享用的一切，让人们在心满意足之下，衷心赞美上帝的恩赐。”

自古以来，无论土著人，无论是十七世纪来到这贝加尔湖畔的俄罗斯人，无论只是到此一游的外国人，面对它那雄伟的、超乎自然的神秘和壮丽，无不躬身赞叹，称之曰“圣海”，“圣湖”，“圣水”。不管是蒙昧人，也不管当时已是相当开化的人，尽管在一些人心里首先触发起的是一种神秘感，而在另一些人心灵中激起的则是美感和科学的情感，但他们对贝加尔湖的膜拜赞叹却是同样的竭诚和感人。人们面对贝加尔湖浩瀚的景观，每每感到惶惶不知所措，因为，无论是人的宗教观念或是唯物主义观念都无法包容下它：贝加尔湖，它不存在于任何某种同类的东西都可存在的地方，它本身也不是那种这里那里都可存在的东西，它对人的心灵所产生的影响也和“冷漠”的大自然通常产生的那种影响不同。这是一个特殊的、异乎寻常和“得天独厚”的所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贝加尔湖进行测量和考察，近年来甚至还使用深水探测仪器对它进行测试。它具有了明确的体积概念，于是，人们便开始拿它进行比较：时而把它同里海相比，时而又把它同坦噶尼喀湖相比。人们计算出，它容纳着我们地球上淡水总量的五分之一；解释了它的成因，推测

出，在任何地方都早已绝迹的许多种动物、鱼类和植物何以能在它这里繁衍生长，生存在数千里之外世界其他部分的各种生物又何以来到了它的水中。当然，并非所有这些解释、这些推测彼此都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贝加尔湖岂有那么简单，可以轻易让它就此失去那神秘幽邃、莫测高深的特性？然而，这也理所当然，就其本身的物理条件，它被摆在人们所描绘和发现的大自然伟大奇迹之列是适得其所的。它就耸立在这奇迹之列……这仅仅是因为它本身是充满活力、气象雄伟、巧夺天工、无与伦比和任何地方都不复多见的，它知道自己应处的位置，知道自己的生命价值。

那么，到底怎么才可以比较它的美呢？又何与匹比呢？我们并不担保，世界上再没有比贝加尔湖更美好的东西了：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家乡亲切、可爱，连爱斯基摩人或阿留申人，大家知道，对他们来说，冻土带和冰雪荒漠就是自然界完美的富庶的乐土。我们从出生那天起就呼吸着故乡的空气，吮吸着故土的精华，沐浴在它的景色之中，它们陶冶着我们的性情，并在很大程度上融合成了我们生命的组成部分。这一切对于我们是宝贵的，我们是它们的一部分——纳入自然环境之中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只这样说是不够的；大自然那古老的、永恒的呼声在我们心中也应该，而且已经得到响应。把

格陵兰积冰同撒哈拉沙漠相比，把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同俄罗斯中部草原相比，甚至把里海同贝加尔湖相比，即使有所偏爱，也都毫无意义，充其量只能表达自己对它们的某种印象。所有这些都以其美而令人称绝，以其生命活力而令人惊异。在这种情况下试图作这种比较，多半都是出于我们不愿意抑或不善于发现和感受景致美的唯一性和非偶然性，及其令人担忧和惶恐的境遇。

大自然作为世间完整的、唯一的造物主，毕竟也有它自己的宠儿：大自然在创造它时特别倾心尽力，特别精益求精，从而赋予了它特别的权力。贝加尔湖，毫无疑问，正是这样的宠儿。人们称它为西伯利亚的明珠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暂且不谈它的资源，这将是单独的话题。贝加尔湖之所以如此荣耀和神圣，另有别的原因——就在于它那神奇的勃勃生机，在于它那种精神——不是指从前的，已经过去的，就像眼下许多东西那样，而是指现在的，不受时间和改造所支配的，自古以来就如此雄伟、具有如此不可侵犯的强大实力的精神，那种具有以天然的意志和诱使人去经受考验的精神。

我想起了我和一位到我家作客的同志同游贝加尔湖的事，我们沿大贝加尔湖湖岸上古老的环湖路，步行良久，走出很远很远，来到了湖南岸一个最幽美、最明亮的去处。时值八月，正是贝加尔湖地区

的黄金季节。这时节，湖水变暖，山花烂漫，甚至连石头在阳光下闪闪烁烁也像山花一般绚丽；这时节，太阳把萨彦岭重新落满白雪的远远的秃峰照得光彩夺目，放眼望去，仿佛比它的实际距离移近了数倍；这时节，贝加尔湖正储满了冰川的融水，像吃饱喝足的人通常那样，躺在那里，养精蓄锐，等候着秋季风暴的到来；这时节，鱼儿也常大大方方地麇集在岸边，伴着海鸥的啾啾啼鸣在水中嬉戏；路旁，各种各样的浆果，俯拾皆是——一会儿是齐墩果，一会儿是穗醋栗，有红的，有黑的，一会儿是忍冬果……加之又碰上了罕见的好天气：晴天，无风，气候温暖，空气清新；贝加尔湖湖水清澈，风平浪静，老远就可看到礁石在水下闪闪发光，晶莹斑斓；路上，忽而从山坡上飘来一阵晒热的、因快成熟而略带苦味的草香，忽而又从湖面上吹来一股凉爽沁人的水腥气息。

两个来小时过后，我的这位同志就已经被扑面而来令他目不暇接的景致折服了：狂花繁草，野趣满前，天造地设的一席夏日奢宴，他不仅前所未见，甚至连想都难以想象得出来。我再说一遍，当时正是百花盛开、草木争荣的鼎盛时节。还要请您在所描绘的这幅画面上再添上几条向贝加尔湖奔流而去的潺潺（我巴不得说：它是伴随着清脆、庄重的乐曲）山涧小溪，我们曾一次又一次地向这些小溪走

下去，试试它的水温，看一看它们多么神秘、多么奋不顾身地像扑向母亲的怀抱般汇入共同的湖水中去，求得个永恒的安宁；请在这时再添上那些接连不断、整整齐齐的隧道，它们修筑得颇具匠心，一洞洞依山而就，浑然天成，其总长度竟与这段路程相差无几，每洞隧道上方的悬崖峭壁时而庄重险峻，时而突兀乖戾，就像刚刚结束一场游戏般一副无拘无束的神情。

一切能使人产生观感的东西，很快就充满了我这位同志的心胸，他顾不上惊讶和赞叹，于是乎沉默起来。我继续说我的。我说，大学生时代，我初次来贝加尔湖时，它那清澈见底的湖水曾使我上过当，我曾想从船上伸手去捞一块石头，后经测量，原来那里的水深竟达四米以上。我这位同志听了不以为然。我感到有些不快，我说，在贝加尔湖水深四十米也可一眼见底——好像我是多说了一点儿，即使如此，也没引起他的注意，就像他经常乘车经过莫斯科河可以不断看到它的河水一样不足为奇。只是这时，我才猜到他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说，在贝加尔湖二三百米深处能从一枚两戈比硬币上念得出它的铸造年代，这下他才惊讶到了不可再惊讶的程度。原来，他脑子里都饱和了，常言道，懵了。

记得，那一天一只环斑海豹几乎使他没命了。这种海豹一般很少游近湖岸，可这一次，就像约定好

的一样，它来到很近的水面上嬉戏，当我一发现指给我那位同志看时，他不由得失声狂叫起来，接着又突然打起呼哨，像唤小狗那样招呼海豹过来。这只海豹当然顿时潜入了水底，而我这位同志在对这只海豹和自己的举动的极度惊异之中，又不讲话了，而这一沉默就是好长时间。

这段往事本身无关紧要，但我这位同志从贝加尔湖回到家不久，就给我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我回忆此事，仅仅是为了便于从他这封信中引用几句话。“体力增加了——这就算了，过去也是常有的，”他写道，“然而，现在我精神振奋，这却是从贝加尔湖那里回来之后的事。我现在感到，我还能做许多事情，似乎对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心里也有数了。我们有个贝加尔湖，这有多好啊！我早晨起来，面朝着圣贝加尔湖所在的你们那个方向躬身膜拜，我要去移山倒海……”

我理解他的心情……

其实，我的这位同志，他所看到的充其量只是贝加尔湖的区区一角，而且那是在一个万物都感恩安宁和阳光的绝好的夏日。殊不知，恰恰就是在这样风和日丽、空气宁静的日子里，贝加尔湖也可能突然间汹涌澎湃起来，仿佛凭空一股无名的怒气在它深处膨胀起来。看到眼前的情景，你都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风平浪静，湖水却隆隆作响——这是

遥遥数公里之外的风暴区传来的信息。

我的这位同志，他既不曾遇到过萨尔马冷风^①，也不曾遇到过库尔图克海风^②，更不曾遇到过巴尔古津东北风^③。这些有着各种名目的大风，带着疯狂的力量顷刻间从各个河谷地带袭来，有时掀起高达五六米的巨浪，足以给贝加尔湖地区带来巨大灾难。而贝加尔湖的渔民不会去祈求它，就像一首歌中所唱的：“喂，巴尔古津，你掀起巨浪吧……”

他不曾看到过北贝加尔湖那全部严峻而粗犷、原始而古朴的美姿，置身于那样的美境，你甚至会失去时代感和人类活动的限度感——这里只有一种闪耀着光辉的永恒，唯有它在如此慷慨而又如此严峻地管辖着这古湖的圣洁之水。不过，近年来，人也在忙着弥补自己，缩短着他所习惯的生活方式和大自然的神威、永恒、宁静和美之间的距离。

他也不曾到过佩先纳亚港湾^④，那里晴朗天气远远多于著名的南方疗养胜地；他不曾在奇维尔金海湾^⑤游过泳，那里夏季的水温一点儿也不比黑海

① 晚秋时节从伊尔库茨克地区的萨尔马河向贝加尔湖吹来的冷风。

② 由位于堪察加半岛的库尔图克海湾吹来的风。

③ 由注入贝加尔湖的巴尔古津河方向吹来的东北风。

④ 位于贝加尔湖东面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边区。

⑤ 位于苏联布里亚特共和国。

的低。

他无从知道贝加尔湖冬天的景象，风把晶莹透明的冰面吹得干干净净，看上去显得那样薄，水在冰下，宛如从放大镜里看下去似的，微微颤动，你甚至会望而不敢投足，其实，你脚下的冰层可能有一米厚，兴许还不止；我的这位同志，他也不曾听到过贝加尔湖破冰时发出的那种轰鸣和爆裂声。春季临近之际，积冰开始活动，冰面上迸开一道道很宽的、深不可测的裂缝，无论你步行或是乘船，都无法逾越，随后它又重新冻合在一起，裂缝处蔚蓝色的巨大冰块叠积成一排排蔚为壮观的冰峰。

他也不曾涉足过那神奇的童话世界：忽而一条白帆满张的小船朝你迎面疾驶而来；忽而一座美丽的中世纪城堡高悬空中，它像是在寻找最好的降落地点，在平稳地向下徐徐降落；忽而一群天鹅排成又宽又长的队形，傲然地高高昂着头游来，眼看就要撞到你身上……这便是贝加尔湖的海市蜃楼，许多美丽动听的神话和迷信传说，都产生于此地司空见惯的寻常景观里。

我的这位同志，与其说他还有许多东西未曾见过，未曾听说过，也未曾亲身经历过，毋宁说他还一无所见，一无所闻，完全不曾亲身体验过。即使我们这些家住贝加尔湖滨的人，也不敢夸口说十分了解它，原因就在于对它的了解和理解是无止境的

——唯其如此，它才是贝加尔湖。它经常是仪态万千，而且从不重复，它在色彩、色调、气候、运动和精神上都在瞬息万变。啊，贝加尔湖精神！——这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确实存在的概念，它足以使人相信那些古老的传说，诱使他怀着一种神秘的胆怯心理去思考，一个人要在别的地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自认为该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自由。

我这位同志逗留的时间很短，看的東西少得可憐，但他畢竟還是有了一次感受一下貝加爾湖的機會，姑且不論是理解吧。有了這種機會，情感就取決於我們，取決於我們有沒有攝取其精神實質的能力了。

貝加爾湖，它未嘗不可凭其唯此為大的磅礴氣勢和宏偉的規模令人折服——它這裡一切都是宏大的，一切都是遼闊的，一切都是自由自在、神秘莫測的——然而它不，相反，它只是升華人的靈魂。置身貝加爾湖上，你會體驗到一種鮮見的昂揚、高尚的情懷，就好像看到了永恆的完美，於是你便受到這些不可思議的玄妙概念的觸動。你突然感到這種強大存在的親切氣息，你心中也注入了一份萬物皆有的神秘魔力。由於你站在湖岸上，呼吸着湖上的空氣，飲用着湖里的水，你仿佛感到已經與眾不同，有了某些特別的气质。在任何別的地方，你都不會與大自然如此充分、如此神會地互相融合互相滲

透的感觉：这里的空气将使你陶醉，令你晕头转向，不等你清醒过来，很快就把你从湖上带走；你将游历我们做梦都不曾想到过的自然保护区；你将怀着十倍的希望归来：在前方，将是天府之国的生活……

贝加尔湖，它足以能净化我们的灵魂，激励我们的精神，鼓舞我们的意志！……而这是只能凭内心去感受，而无法估量，也无法标志的，但对我们来说，只要它存在着也就够了。

有一次，列夫·托尔斯泰散步回来，曾记述道：

“置身于这令人神往的大自然之中，人心中难道还能留得住敌对感情、复仇心理或嗜杀同类的欲望吗？人心中的一切恶念似乎就该在与作为美与善的直接表现形式的大自然接触时消失。”

我们这种古老的、自古以来就与我们的居住的土地及其奉献的不相适应，是我们由来已久的不幸。

大自然本身是道德的，只有人才可能把它变得不道德。怎知不是它，大自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使我们保持在我们自己的确定的、暂时或多或少还有些理性的道德规范之内的呢？不是靠它在巩固着我们的理智和善行的呢！？是大自然在哀求，在期望，在警告，在以已故的和尚未出生的、我们前世的和来世的人的灵魂日日夜夜盯着我们的眼睛。我们大家难道听不见这种呼唤吗？从前某个时候，贝

加尔湖滨的埃文基人^①，他们要砍一棵小白桦树时还忏悔好久，祈求小白桦树宽恕，砍它是出于无奈。现在我们可不是这样了。到底是否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而且有可能制止住那只冷漠无情的手呢，这只手已经不像二三百年以前那样只是加害于一棵小白桦树，而是加害贝加尔湖父亲本身；到底是否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对包括贝加尔湖在内的大自然恩赐给我们的一切，而向包括贝加尔湖在内的大自然加倍地偿还呢！？善将善报，恩将恩报——按照自古以来道德循环……

（程文 译）

^① 北极附近的一个少数民族。